



涟漪里的童话

——读真真诗集《玩水的童年》

■ 马忠（广东）

钢铁根系正在吞噬最后一
片蛙鸣的此刻，真真的儿童诗
集《玩水的童年》犹如一股清
泉，将读者带回那个与自然共
生的纯真年代。这部以“阿斯
加”为主人公的诗集，以近
三百首凝练如珠的短诗为经
纬，精心编织出一座波光粼粼
的童年宫殿——童真与哲思交
织的诗行中，水的意象幻化成
连通生命本真与诗性智慧的
月光宝盒，在韵律之间流淌着
岭南水乡对生命本源的永恒叩
问。

水的意象：自然与童真的二重唱

在城市像积木一样疯狂生
长的今天，真真的儿童诗集《玩
水的童年》像一把神奇的钥匙，
轻轻转动就打开了记忆里那扇
湿漉漉的木门。诗里的水不是
普通的水，而是会变魔术的精
灵，带着我们穿越回那个光着
脚丫踩水花的年代。

《雨水中》的雨点儿可调
皮了，“溅起一朵朵雨花”把
水泥地变成了会开花的魔法森
林。孩子们追着雨珠跑，像在
玩一场永不停歇的捉迷藏。最
绝的是“抓着雨柱”这个画
面——雨丝明明是细细的线，
在孩子眼里却成了可以攀爬的
水晶柱子。还有“雨水在舌尖
绽放成冰糖葫芦的甜脆”，把
冰凉的雨水和甜蜜的糖果连在
一起，让每个雨天都成了味觉
的狂欢派对。

在诗人真真的笔下，雨水
不仅是玩具，还是个会变魔术
的时钟。“雨一下，就融化了
欢乐时光”这句话像块魔法橡
皮，把美好的瞬间擦得模模糊
糊。泥娃娃遇水就化的场景，
像在提醒我们童年就像泡泡，
轻轻一戳就破。但“孩子们是
雨做的花朵”又给了我们希望
——虽然花朵会凋谢，但雨水
会变成云，变成彩虹，永远留
在天空里。就像“飘落后 / 依
然是水的笑声”，就算长大了
，童年的笑声还会在记忆里叮
咚作响。

水还悄悄给孩子们上着自
然课。《漂流》里的水既温柔
又暴躁，像妈妈的怀抱又像发
脾气的怪兽。《打水漂》里的
水面像块会跳舞的绸缎，石子
在上面跳房子。这些奇妙的想
象让孩子们知道，世界不是方
方正正的课本，而是流动的童

话。

《玩纸船》里的小溪就像
个巨大的记忆罐。“五颜六色
的纸船”载着孩子们的笑声，
“水起水落的小溪沸腾了”就
像他们跳动的小心脏。当“水
珠打湿了孩子们的天真”，那
些湿漉漉的衣服、头发，都成
了童年最生动的书签。

诗里的水是会七十二变的
精灵，是欢乐的海洋球池，是
时光的沙漏，是自然的启蒙老
师，更是装着笑声的漂流瓶。
当我们跟着阿斯加们在雨里奔
跑时，飞溅的水花里藏着的，
是每个孩子心里永远不会干涸
的童年泉眼。

语言艺术：从日常到诗意的魔法

真真的诗歌语言宛若孩童
手中的万花筒，将日常生活的
点点滴滴幻化为绚烂多彩的光
影世界。她摒弃了成人世界的
繁复辞藻，以一颗纯净无瑕的
童心重新诠释诗意，让每一个
文字都仿佛沐浴在晨露之中，
散发着清新脱俗的气息。其诗
歌的魔力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
方面。

一是童言无忌的魔法棒。
在《牙签罐》里，三岁男孩阿
斯加的日常游戏变成了魔幻剧
场。“用手压一下，牙签全蹦
了出来”的机械运动，在孩子
眼里是“牙签发芽了”的生命
奇迹。诗人用“蹦”“躲”这
样充满动感的动词，把塑料罐
变成了会呼吸的童话屋。最妙
的是“再用手压一下”的重复
动作，像极了孩子乐此不疲的
探索节奏，让成年人也忍不住
想伸手试试这神奇的“植物生
长器”。

二是自然万物的魔法书。
《狗尾巴草》是一首写给自然
的情书。“低垂着头”的野
草在诗人笔下变成了害羞的小
精灵，“我们把它扯回家”
的动作充满了孩子特有的霸道
温柔。重复句式“我们……我
们……”像一串跳跃的音符，
把简单的采摘行为谱成欢快的
童谣。当狗尾巴草被插进玻璃
瓶，整个世界突然变大了——
这不是物理空间的扩张，而是
孩子心灵宇宙的轰然开启。

三是修辞手法的魔法盒。
《铃声》堪称修辞魔法的百宝
箱。“天使的叮嘱”让金属铃
声带上了神圣光晕，“冰糖葫

芦的甜蜜余韵”把听觉变成了
看得见的彩色泡泡。最绝的是
拟人化的“拉耳朵”动作，将
无形的声波转化为可触摸的游
戏伙伴。当“三五成群的脚步”
与“尖叫的游戏”交织成声
画交响，我们仿佛看见一群小
鸭子被铃声赶着跳进欢乐的池
塘。

这种语言魔法让日常事物
焕发新生：牙签罐是生命实验
室，狗尾巴草是外星植物，铃
声是会魔法的精灵。真真像个
高明的儿童心理学家，用文字
为童年建造了一座透明的玻璃
城堡——成年人可以透过它看
见自己丢失的星星，孩子们则
能找到通往幻想国的秘密通
道。在她的诗里，每个字都是
会跳舞的雨点，每句话都是
会发芽的种子，最终在读者心
田长成一片永不凋零的童趣森
林。

生命哲学：在嬉戏中抵达存在之思

真真的儿童诗如同蒙着雾
靄的镜子，在童真嬉戏的倒影
里，悄然映照出人类永恒的生
命困惑。她以孩子的眼睛为棱
镜，将死亡、孤独、存在等沉
重命题折射成彩色的泡泡，让
哲学思考在童趣的天空中轻盈
飘荡。

在《天堂电话》里，死亡
不再是冰冷的终点，而是被儿
童的想象力编织成童话。“坐
飞机去天堂”的天真猜想，将
死亡转化为一场充满期待的旅
行；“长出翅膀飞过去”的奇
幻意象，消解了死亡的恐怖感
，赋予生命以永恒的飞翔姿态。
这种处理方式与海德格尔《存
在与时间》中“向死而生”的
哲学命题形成奇妙共振——当
孩子问妈妈“天堂是不是真的
很美”时，死亡已不再是存在
的断裂，而是生命形态的诗意
转换。

《爸妈去哪里了》中，自
然现象的循环（太阳东升西落
、四季轮回）与生命消逝的不可
逆性形成残酷对照。但诗人并
未停留于悲伤，而是通过“天
堂在哪里 / 谁知道”的追问，
暗示生命存在的多维可能。这
种对生命循环的思考，与道家
“生死一如”的哲学观异曲同
工，却以儿童特有的懵懂口吻
呈现，让沉重的存在命题变得
轻盈如蒲公英的绒毛。

侧面、简洁而不那么确定的
表达，则可以理解到了一种“
大道于其中”的伟大之处了：试
想，在东周王朝统治下、战火
纷飞人民生活并不安宁幸福的
情况下，如果一个国家能治理
到让曾点所描绘的美好场景成
为一种随处可见的日常生活，
那不就说明了已实现天下太
平、百姓安居的理想了吗？
故而，当读到本书的结语：

《孤独的外婆》则以孩童
视角解构死亡的终极孤独。“
杂草丛生的坟墓”不仅是物理
空间的荒芜，更是存在本质的
隐喻。当孩子说出“孤独是不
是人最终的归宿”时，诗中的
孤独已超越个体经验，升华为
人类共同的存在困境。但诗人
用“杂草”与“童年的笑声”
的对比，为孤独注入了温暖的
底色。

在《喉咙痒痒》中，“喉
咙里有只玩滑梯的小虫子”
的荒诞想象，将成人世界的疾
病焦虑转化为童趣游戏。这种
“以童攻俗”的叙事策略，与
尼采“重估一切价值”的哲学
主张遥相呼应——当孩子用游
戏重构现实规则时，成人世界
的理性秩序开始崩塌，显露出
存在的本真面貌。

这些诗歌如同哲学的积
木，孩子们在搭建嬉戏的同时，
不经意间触碰到了存在的本
质。真真以诗人的敏锐捕捉到
这种瞬间，将生命的终极追问
转化为可触摸的语言水晶。当
我们跟着阿斯加们在诗行中奔
跑时，溅起的水花里闪烁的，
不仅是童年的欢乐，更是人类
对存在意义永恒的哲学微光。

代际共鸣：三重镜像中的童年重构

真真的儿童诗犹如一面魔
镜，在“你、我、他”的镜像
折射中，照见不同时代童年的
精神谱系。这些诗歌不是简单
的怀旧复现，而是通过“阿斯
加”这个流动的童年符号，在
代际对话中完成对生命本质的
永恒追问。

《拖牛尾巴》就像一场祖
孙间的趣味摔跤赛。阿斯加像
头倔强的小牛犊，铆足了劲儿
拽牛尾巴，结果被老牛拖得东
倒西歪，活脱脱上演了一出“
人牛拔河”的滑稽戏。爷爷却
像个经验老道的驯兽师，轻轻
捏住牛鼻子，就把庞然大物治
得服服帖帖。这一拽一捏之间
，藏着人类进化的小秘密——
我们的祖先大概也是这么从蛮
力对抗，慢慢琢磨出四两拨千
斤的智慧。当牛犊“在远处凝
望着”，眼神里满是好奇。它
就像个没被世俗规训的小哲学
家，提醒我们：再厉害的智慧
，也别丢了与自然相处的初心。

《挤油渣》就像一场热乎
的人肉沙发大战。那时候没

玩具，两面墙加一群孩子就能
造出欢乐海洋。你挤我扛的，
被挤出队伍的倒霉蛋就叫“油
渣”。冰凉的墙根被孩子们的
体温焐成了记忆烤箱，多少年
过去，那面坑坑洼洼的土墙还
留着童年的体温印记。这种你
推我搽的游戏，就像人类最早
的社交密码本——我们的老祖
宗说不定也是这么挤着取暖、
挤着找乐子，把这种快乐本能
刻进了基因里。现在的孩子可
能不懂这种玩法，但当他们在
操场追逐打闹时，身体里依然
住着那个爱挤油渣的小野人。

“阿斯加喜欢穿爸爸的鞋
 / 一步一步地慢慢走着 / 背着
手学大人的口吻”，《穿大人
的鞋》就像一场搞笑的化装舞
会。你看，爸爸的鞋子变成了
魔法船，阿斯加穿着它摇摇晃
晃地学爸爸背手说话，结果把
小伙伴笑岔了气。那些跟着学
的孩子更滑稽，有的摔个四脚
朝天，有的鞋子飞出去砸中树
杈，活脱脱一群踩高跷的小企
鹅。最有意思的是阿斯加最后
稳稳站在“大船”上的样子——
原来当我们不再拼命模仿大人
的威严，反而能找到属于自己的
平衡。

这些诗歌在三重镜像中完
成了童年的重构：阿斯加既是
岭南水乡少年的个体存在，也
是全人类童年的集体原型；既
是对过往岁月的深情回望，也
是对未来世代的诗意预言。当
我们在诗行中与不同时代的自
己相遇，溅起的水花里闪烁的
不仅是童年的欢乐，更是人类
文明代际传递的永恒微光。这
种共鸣让每个读者都成为“拖
牛尾巴”的孩子与“牵牛鼻子”
的长者，在时光的河流中完成
生命智慧的永恒接力。

总之，在这个被电子屏幕
包围的时代，《玩水的童年》
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诗意的生存
范式。它让我们看到，童年不
是时间的牢笼，而是可以随身
携带的精神故乡。当城市孩子
在诗中触摸到“阿斯加”沾满
泥巴的小手，当成年人在“孤
独如一首诗”的咏叹中找回失
落的纯真，这部诗集便完成了
它的使命——让每一个读者都
成为“玩水的童年”的参与者
与见证者。正如诗人树才所说：
“这是一本写给所有人的童诗
集，因为每个人都曾是孩子，
每个人都需要回到童年。”

上接 09 版

望追求的到底是什么时，他
说：“探寻真理，是理解和
完善人们，包括我自己的灵
魂。…… 我用所有的时间走
遍四方，劝告所有的同胞，应
该把灵魂的最高幸福置于首
位，给予最多的关心，而不是
身体或企图。（《苏格拉底的
申辩》29D-30B）”。

那么，孔子不也如此借助
评价他的学生曾点志向的认
同，来引出他心中的“道”——
“子曰：…… ‘点，尔何如’
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
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
乎沂，风呼舞雩，咏而归’
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论语·先进》）”在这里，
曾点的志向表面看很“简单”，
但如果从我们东方人偏好隐喻、

无我利他的精神境界和思想
主张，缘何如此殊途同归异曲
同工，同时也便不难理解了人
类的“普世价值”之所以代代
相传，又何尝不是因为有着这
样的一群先哲前赴后继地舍生
取义，人类的“美好的明天”
才成为我们当下习以为常的
生活。